

中国名画家全集

黄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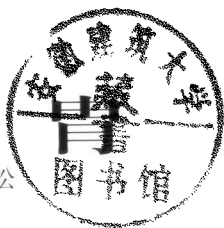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黄

著 • 李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胄/黄胄绘;李松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8

(中国名画家全集/郎绍君、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4445-3

I. 黄... II. ①黄...②李... III. 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3347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黄 胄

著/李松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责任编辑/张子康 刘峰 张天漫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郑子杰

制 版/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出 品/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8.5印张

出版日期/2003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34-4445-3/J262

定 价/58元

# 前 言

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泊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 目 录

一、生平概述	1
二、绘画艺术	55
三、论艺摘选	153
论师法造化	154
论学习传统	168
四、各家评论摘录	191
五、年表简编	241
附：出版画册、文集要目	262
常用印	264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68

# 生平概述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重要的人物画家，黄胄取得成就不易，有过春风得意，却又经受了太多太重的挫折，使他的生平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有些人和事对黄胄有过重要影响，将他的生活道路清楚地分成几个阶段。

我们河北蠡县梁家庄不过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黄胄在我们老梁家兄弟行中，又是比较幼小的，却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这种艺术才能。他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竟然画开了画儿。

——梁斌

黄胄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黄胄”是他后来自己起的笔名。

黄胄于1925年3月31日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祖父梁景峰是戏班会头，戏班就在他家外院。影响所及，黄胄幼年常画“戏子人”，由此养成画画、听戏听说书的兴趣。母亲识文断字，父亲梁建勋是旧军队中的军需官，收藏过一些无名画家的字画，教黄胄

背诵唐诗。但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家庭生活不安定。黄胄8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和两位姐姐离乡去找梁建勋，先到保定，又辗转到山西才得以全家团圆，把家安顿在临汾。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他的一位堂兄梁建堂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使黄胄受到很大震动。11月，国民党军队弃守太原，黄胄随母、姐坐着大敞车逃难，经风陵渡、潼关到西安。在西安上高小时，临摹过抗战宣传画，学校办展览时的作品多出自黄胄之手。后来，日本侵略军打到潼关，又举家逃难到宝鸡。在那个时期，黄胄见到过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和鲁迅介绍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向往着日后当一名画家。

15岁时，父亲生病从河南回来，半年后故去，家中生活十分艰窘，他仅仅上了一年半初中便不得不中途辍学，经人介绍到汾阳中学去教图画和音乐，业余时间便到当地小酒馆、茶馆画速写，还临摹过唐寅、徐悲鸿的画，读过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他后来曾说过：那些小说“把自己引导到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世界中去”，而现实世界则是不幸的。由于生活困难，家中想着让他去纱厂当个职员，或当电工兼画点广告。可是黄胄不愿意，出走到西安，在公园当过打石头的小工，平时就睡在同学家或公园里，有机会时也画几张广告。还曾经在一家画店寄售过一些戏装速写，靠微薄收入，使他得以维持一段生活。



## 二

在我的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过决定性的影响。

——黄胄

1942年，黄胄经一位画画的朋友马德鑫介绍，认识了刚从胡宗南监狱中出来的朝鲜族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1947)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毕业于卢佛尔艺术学院，1937年回国投身于抗日运动。韩乐然准备徒步八百里秦川写生，要找一个替他背负画具的小工，名义上是师徒。黄胄欣然同意，跟着韩乐然走了两三个月，有时也搭一段火车。一路上看着韩乐然作油画写生，黄胄自己则用铅笔画速写。从韩乐然那里，他学到了一些西洋美术史的知识，还阅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韩乐然曾帮助黄胄在三原上了一年高中。韩乐然是国内研究新疆石窟的先驱之一，曾赴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古代石窟寺艺术并临摹壁画，也曾希望黄胄和他一道去新疆考察，黄胄没有去。1947年7月，韩乐然考察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之后返回兰州途中，不幸飞机失事遇难。黄胄后来说：“韩乐然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教我做一个人要现实，不能依靠父兄、亲戚。”

对黄胄艺术道路影响至深的是河北画家赵望云。赵望云(1906~1977)是中国画革新的先驱者之一。青年时期受



青年黄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普罗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家应当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到民众中去”的号召之下，尝试以画笔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30年代初，以《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身份深入华北农村写生，发表后产生强烈社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在冯玉祥将军支持下，曾主编《抗日画刊》。1942年，他定居西安。次年1月，在重庆举办“西北河西写生画展”，之后又与关山月、张振铎结伴第二次赴西北旅行写生，在西安举办三人联合画展。黄胄再次为赵望云的作品和创作道路所打动，十分倾慕，便经由同乡田亚民介绍，拜赵望云为师。事后，赵望云高兴地对人说：“今天遇到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黄胄时年19岁。

黄胄从赵望云学画，深得老师喜爱。他和后来师从赵望云的方济众、徐庶之一起住在老师家中，每天看赵望云作画，从中领会中国画的表现技法。1944年秋季，赵望云避战乱迁居甘肃平凉，他的朋友剧作家樊粹庭领导的“吼狮剧团”也从西安迁往平凉，赵望云叫黄胄随戏班子的大车一道走，并和樊结为朋友。黄胄曾为樊粹庭的剧作画了很多广告，还学会了唱河南梆子。这成为黄胄初期艺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5年秋，黄胄回西安代老师看管租赁的房子。此时他开始向报社投稿，第一幅画是为鲁迅《示众》作的插图，刊于《西安夜报》。这应是他采用“黄胄”笔名之始。

赵望云农村写生的道路和中国画的画风对黄胄早期的创作影响很深。从黄胄早期在陕西汧(千)阳等地农村毛笔写生中，可以明显见到老师赵望云的影子。

黄胄跟随赵望云，有两件事情对黄胄后来的艺术道路有重要影响。一件事是协助赵望云编辑出版《雍华》月刊，

另一件事是参加赵望云的第三次西北旅行写生。

《雍华》月刊创办于1946年12月，共出版10期，由赵望云任主编，编辑业务由黄胄全盘负责。这是一本严肃的文艺刊物，刊发过鲁迅、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姚雪垠、黄苗子、丁聪、吴作人、沈逸千等人的作品。赵望云和黄胄、方济众师生也变换着笔名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短文和绘画作品。黄胄的黄泛区写生也是在《雍华》上陆续刊发的。黄胄在老师结交的文化艺术圈中增长了学识和艺术见解，并开始为画界所知晓。

1948年夏，黄胄、徐庶之随赵望云赴西北写生，徐庶之因事返回，黄胄陪老师到青海祁连山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并在兰州举办写生作品展。之后，又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之邀赴新疆写生三个月，创作了大量写生作品。新疆人民能歌善舞，生活丰富多彩，令黄胄深为动情，新疆后来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主要生活基地。

第三位对黄胄艺术道路有过重要影响的画家是司徒乔。黄胄于1945年冬，经赵望云介绍到河南开封去找当《民报》社长的傅恒书，并留在报社工作。在傅恒书支持下，黄胄在《民报》上发表了很多表现民间疾苦的作品，并结识了作家姚雪垠、画家刘岷等人。司徒乔在开封一家画店中见到黄胄画的马，打听到他在《民报》工作，便去找他，热情地约黄胄一道去黄泛区写生。黄胄两次去黄泛区，先后八个月。在此以前，他已从进步学生马振等人那里听说过：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决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3省44县，使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在黄胄前去写生时，决口尚未堵住，疮痍遍地，灾民挖草根为食，瘟疫流行，而国民党鱼肉乡里，异常腐败，尤使

■ 6 黄胄深为痛恨。他用漫画、木刻、水墨写生表达对灾民的



与司徒乔合影  
(摄于1953年)

同情和心中的愤懑。

黄胄后来说，黄泛区写生对他非常重要，对自己要走的路有了明确的想法。“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他特别钦佩司徒乔在邪恶面前表现的嫉恶如仇的精神，“我觉得他好有气魄，那么有正义感，真解恨！”司徒乔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在黄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回西安后，在河南同乡会举办了一个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这是黄胄第一次举办个展。

1949年春季，赵望云突然被国民党警特逮捕。事发当时，黄胄刚外出归来，被几个陌生人围住，他表现出过人的镇定与机警，说是来收酱油钱的，躲过了灾难。黄胄还有一大捆进步书刊未被抄出，徐庶之将其埋在砖瓦之中。赵望云在狱中被拘押刑讯了76天，经中共地下党人和张治中将军设法营救才免遭杀害。出狱一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5月27日，赵望云送黄胄参加解放军。在他的生活历程上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智慧的黄胄把着眼点放在了反映自己熟悉的西北、新疆、川藏、海南地区军民生活，即描绘军民鱼水交融的生活。这既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采的生活风情，避免了部队生活题材的单一，也为笔墨的舒展发挥和塑造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创造了有利条件。

——冯远

黄胄参军后，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担任美术记者兼编辑，为战士读物画漫画、连环画，常外出采访。有一次随部队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伤，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

黄胄讲的对他的成长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四位画家之中还有一位是徐悲鸿(1895~1953)。1950年秋，徐悲鸿从韦江凡处看到了黄胄画的《爹去打老蒋》十分称赞，叫韦江凡推荐给第一届全国美展，并且说：“我拿我的画换黄胄这张画行不行？”韦江凡是黄胄的朋友，他对徐悲鸿说：“我代表黄胄把这幅画送给您。”徐悲鸿曾一再建议将黄胄调到北京工作。黄胄曾有机会在北京去医院看望过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很兴奋，但病中不能多谈。徐悲鸿曾在1951年《新建设》上著文称“西安举行大规模之美术展览，作品达四千余件，吾于其中作家有两人特别注意，一为西北美协副主席，一为青年作家黄华胄(当时徐悲鸿还叫不



与郑闻慧新婚合影  
(摄于1954年)

准黄胄的名字——编者注)。二人皆在盛年，前途未可限量。……二人皆留心动物，私心尤重之。”

50年代初，黄胄的创作很快进入盛期。所作《人畜两旺》(木刻年画)、《苹果

花开的时候》、《打马球》等作品先后在重要美展获奖。

1950年至1954年期间，黄胄应吕斯百邀请，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兼课，每星期日教学生创作课。班上的学生郑闻慧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教书，与黄胄发生恋情，1954年8月，两人在西安结婚，老师赵望云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到拉萨去体验生活，并参加隆重的通车典礼。他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不停地写生，手指都冻坏了。黄胄在1982年和兰州美术工作者座谈时曾说：“我到西藏去过两次，一次是给我补了一个警卫员的名额，一次是重新当兵，两次都没有好好生活和画画，我把一些机会给丢失了。”其实，他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画了大量速写，不幸在卡车上被大风吹跑了，丢失了很多好的创作素材，但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并开始构思《洪荒风雪》，那是他在青海格尔木荒



“毛驴确实可爱，我很喜欢毛驴。”——黄胄

原上特别深刻的一次生活感受。

1955年，黄胄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新成立的创作室为创作员。创作室中聚集了来自

全军各部队的优秀文艺创作人才高虹、何孔德、西野、白桦等人。1958年又调总政军人俱乐部，次年再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直到1975年离开部队。在北京整整二十年中，黄胄有过创作上的辉煌，也经受了“文革”的严酷挫折，是艺术道路上一个大起大落的时期。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是黄胄艺术精力最为旺盛的黄金时期。他那些极富个性的速写和中国画创作对当时美术院校的绘画教学形成强有力地冲击，并引起美术界研究的兴趣。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在礼堂举办了黄胄速写观摩展。

1957年，黄胄所作的《洪荒风雪》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期间举办的国际青年美术竞赛金质奖章。两年后，又以《赶集》一画在第七届联欢节上获二等奖。《洪荒风雪》作于1955年，所表现的内容是第一次去西藏途中的一次亲身感受。黄胄后来说：“我敢于画画，主要是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画的。如画《洪荒风雪》，是在格尔木看见上百个地质勘察队员，在那样广阔的土地上艰苦劳动，我激动得不得了，不会画也要硬上。有自己的感受，就可以勇敢地忠诚地去努力画出来。”<sup>①</sup>

50年代，中国美术界与国外的艺术交流活动很少。青年画家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自1955年到1959年共三届，曾获金质奖的美术作品还有周昌谷的《两只羊羔》、杨之光《雪夜送饭》以及蒋正鸿的版画《新城市》，而两次获奖的只有黄胄一人。这本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郑闻慧《炎黄痴子》一书曾讲到1957年年底《洪荒风雪》正式颁奖之后，黄胄拿着奖章与证书回家之时，面无喜色地对家人说：“我高兴什么呀？今天开会的时候，会场上许多人批评我，说我是因为没有机会发言才没有当上右派的……还有人说我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思想上相当危险。”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黄胄的生活和艺术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走南闯北，不断扩大创作视野和题材领域。同时，在中国画创作上开始拓为巨幅，为当代人物画留下一批重要代表作品；二是自1957年以后，开始收藏古代书画，钻研传统，并在与一些老一辈画家、学者、书画鉴藏家的交往中，不断提高文化素养。这些都为

他在“文革”以后艺术上的持续发展作了重要的铺垫。

从50年代末以来，黄胄每年都有很多时间在全国各地以不同方式深入生活，足迹遍及金沙江边、福建海防前线、中印边界、井冈山、韶山、醴



作画  
(摄于1958年)



陵等地，并再度赴新疆访问写生。那一段时间正是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多变的时期。黄胄下去，有时是下基层连队当兵锻炼，有时是做随军记者到前线采访并参加战斗，有时是带着创作任务去收集素材，也有时是参加“四清”运动。做为画家的黄胄每次下去都能不虚此行。使自己的创作题材领域得到新的充实与扩展，不断有新作问世。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庆丰收》、《金色的道路》、《新生》、《巡逻图》、《同饮一江水》、《奔腾急》、《载歌行》、《谈心》、《亲人》、《井冈山第一面红旗》等。



在甘南草原写生

1963年，邓拓在《黄胄作品的“三新”》一文中，讲黄胄的画很明显的具有“三新”的特长，即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黄胄以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为自己创作的生活基地。作品多取材于民族风情、民族团结、军民鱼水情等内容，丰富的生活情景和生动的各种动物形象和谐地统一在画面上，表现了健康、欢乐、向上的情调，线条铿锵有力，色彩缤纷，从整体上显示着一种豪迈的大气势，予人以浓烈的情绪感染，而不着力于人物的心理刻画，和对